

誠意伯文集

一
函
十
冊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五

喬孫

孤嶼元奇重梓

記

季氏湖山義塾記

青田之山其上四十里有泉匯而爲潭繇潭入谷十有五里是爲高湖之源其上多奇峰絕巘大木之所盤蔚獻奇納秀故士多俊彥室常殷阜季氏其一也有名謙字伯益者好學尚義故其家日裕乃謂其人曰人孰不愛其子孫而不知所以愛之者今有良田美宅綿亘阡陌堆金積帛充斥梁棟自以爲用之不竭享之無窮也一旦光銷影鑠而無纖芥之畱

者何耶驕滯生於富溢而縱欲敗度之子常由不寤前人成敗之跡而自視侈然大也及其顛連困厄於垂老之際彷徨無所容其身雖欲效織蒲補屨以食其餘年且不可得若是者雖其人之不肖抑亦其父兄處之不得其道也今予幸藉先人餘業以自免於凍餒未嘗不惴惴於吾身況能保於其子孫故願制產以建讀書之所延名儒爲師以訓子弟以及族婣之人咸知所學大則修身齊家以用於時小亦不失爲鄉里之善士不亦可乎乃築於其居之側以爲堂中設孔子像旁列齋舍翼以廊廡繚以周垣買田若干畝以給師弟子之食萃其族之子弟悉入學於是襟佩衣裳肅肅有容茲誦

之音藹藹旁達入其鄉者莫不感歎而慕悅也嗚呼若季氏者真知愛其子孫哉由是達于一鄉一邑以播于天下使人聞而效其所爲則將見此屋皆爲賢士大夫而愚不肖者寡矣邑人洪應求道其事於予且請爲之記予旣樂鄉里之善人而又嘉洪生之樂道人善也故喜而書之至正十年庚寅夏五月記

尚友齋記

尚友齋者趙郡吳以時之所居室也尚友之云出自孟子其義則習章句者能言之矣而以時之取以名其室抑必有其故哉曾子曰君子以友輔仁天下之大倫五友居其一人不

可以無友也孔子曰母友不如己者以時抱英俊之才勤學而好問直諒而多聞天下之士如以時者不多矣而又求友以自益其不如以時者以時弗與友也則必求勝以時者而友之則不尚論古人而徒求于今取諸我則善柔便佞可以甘人心而蠱予智取諸人或得鄉原焉其爲損也不少夫何爲而不懼哉凡物之相從必以類氣之所感不召而集故豐山之鍾得霜而鳴陽燧之火見日而烜是故文王作而伯夷太公歸闔閭起而子胥孫武至魏文侯爲君而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之徒出焉人而尚友天下之友以類來矣猶以爲未足則必尚論古之人古之人有顏淵者得一善則服膺而

勿失我則以之修吾德有季路者人告之以過則喜我則以之去吾慝有成湯者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我則以之處已而接物也夫如是其庶幾哉嗚呼天下未嘗無善士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況於天下也哉一人之身未嘗無一善也屈子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而況於一鄉一國也哉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勗哉以時無徒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也

大戴友梅軒記

臯亭之山有隱者焉以友梅字其軒環其居皆梅也或曰友者人倫之名也君子以友輔仁人求其友必於人焉可也梅

卉木也人得而友之乎生於世爲人焉舍斯人弗友而卉木
乎取之斯人也不旣怪矣乎劉子曰否彼固有所激而云也
夫彼所謂隱者也不同乎人而隱彼固自絕于世之人而卉
木之爲徒也被固以斯世爲不足乎已而隱以爲高彼固謂
人不足與友而卉木良我友也被誠有所激哉世之如管鮑
者希矣刺于谷風嗟于桑柔賸于涓賣于寄累于灌夫蠅營
狗苟于拜塵之人友之而不爲損者鮮矣哉人不可以無友
彼將何所取哉梅卉木也有歲寒之操焉取諸人弗得矣舍
卉木何取哉且此物非徒取也凌霜雪而獨秀守潔白而不
污人而象之亦可以爲人矣昔人有揖怒蛙而勇士至氣類

以感之直諒多聞之友不遠千里來矣然則斯人也弗怪矣
隱者國之曰子知予請書之遂書以記于軒隱者王其姓和
其名記之者栢蒼劉基也

海寧應氏墓菴記

至正辛卯冬十有一月予旣銘應君和卿之墓矣其子元亨
又以賈希賢之書來請曰元亨之先人隱居于鄉不求聞于
公卿先生不遺草萊而賜之銘今死者已卽安于土中謹築
于其傍爲間十有二買田以供祭祀爲畝十有九懼來者之
弗獲承也心竊悼焉先生幸不遺予願卒記之惟古建國民
以族葬其域中之室墓大夫守之自周爲秦法廢久矣室其

墓而置守焉孝子之良心也斯可以記遂爲之詞曰維海寧
以州隸杭面山負山厥土廣斥塗泥民質以良有鄉長平里
曰皇岡應氏居之世載德以昌弗競弗求惟田惟桑教子弟
以書炳炳琅琅肅肅蹌蹌以不愆于義方不詭其逢而守其
常乃耆乃康戴玄履黃七十有八年皞皞洋洋游葛天而泳
陶唐有子克承旣妥厥靈以固乃藏繼斯述斯有躋勿顛以
赤以揚其墓伊何樹之以楊其室伊何玄楹堊牆象設有嚴
訶禁不祥代石鐫辭以識歲年子子孫孫以永不忘

杭州實菴和尚福嚴寺記

杭州屬縣曰仁和縣北三十里有溪焉曰義谿故宋嘉定中

有姓陳氏名迥者廬于溪上好清淨不偶于流俗遂捨身爲
浮屠名其廬曰福嚴有弟子二人曰如春明皓江南旣平之
明年始賜院額旣而迥與春俱卒卒後皓爲僧司都綱領教
門事乃以其衣食之餘買民田廣其院皇慶二年冬朝廷賜
額爲福嚴寺命其徒以甲乙相授受泰定乙丑皓始建佛閣
閣成而皓卒皓有弟子三人曰崇實崇志崇行實繼皓卒崇
志始刻于優曇花于閣志卒崇行始新僧堂後至元庚辰乃
建大雄寶殿壬午構圓通殿甲申作庫院丙戌新作山門廊
廡鐘樓軒廳丈室塔院期堂以及庖湍園溷無不備具於是
船有坊工有室松門石徑繚繞紆鬱丹堊金碧日閃月映朗

朗如也奕奕如也蓋自迥師至行積勤纍勞五六傳而始就
可謂難矣非繼志者之得其人能如是乎至正辛卯寺成將
樹碑求文以誌其所自介杭人之識予者以請予時臥病江
澨介以遠弗達而倩于人爲文假予名歸于師師覽其言詞
大鄙陋弗稱心甚不懌而不知其果爲予作與否業已請不
立易也將勒石命褚奐書之奐嘗從予校文棘闈中頗知予
力辨其妄乃與師偕詣余求真文予時已具舟將歸倉卒不
克就會饒信告急聲洶洶予狼狽上道遂不能記明年予以
事歸師聞卽來猶礪石待予言嗚呼予之言何足爲世重
焉爲之者而師之求必於予曠歲月以俟之愈久而

志愈固使有不幸死於道路又未知斯石樹耶否耶浮屠氏
之學予不及知而師之堅忍不二則於是乎見矣師號實菴
皓師號東巖記之者枯荅劉基而書之者武林褚奐也不善
記

飲泉亭記

昔司馬氏有廉臣焉曰吳君隱之由刺廣州過貪泉而飲之
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葵齊飲終當不易心
其後隱之卒以廉終其身而後世之稱廉者亦必曰吳刺史
焉有元憲副吳君爲廣西時名其亭曰飲泉慕刺史也而憲
副之廉卒與刺史相先後至正十四年憲副之孫以時以故
徵士京兆杜君伯原所書飲泉亭三字徵予言予舊見昔人

論刺史飲泉事或病其爲矯心甚不以爲然夫君子以身立
教有可以植正道遏邪說正人心揚公論皆當見而爲之又
何可病而議之哉人命之修短繫乎天不可以力爭也而行
事之否臧由乎已人心之貪與廉自我作之豈外物所能易
哉向使有泉焉曰飲之者死我乃奮其不畏之氣冒而飲之
死非我能奪也而容有死之理而彊飲焉是矯也是無益而
沽名也則君子病而不爲之矣大丈夫之心仁以充之禮以
立之驅之以刀劍而不爲不義屈臨之以湯火而不爲不義
動夫豈一勺之水所能幻而移哉人之好利與好名皆蠱於
物者也有一焉則其守不固而物得以移之矣若刺史吾知

其矣非矯以沽名者也惟其知道明而自信篤也故飲之以
示人使人知貪廉之出乎內而不假乎外使外好名而內貪
者不得以藉口而分其罪夫是之謂植正道遏邪說正人
心揚公論真足以啓愚而立懦其功不在伯夷叔齊下矣番
禹在嶺嶠外去天子最遠故吏於其地者得以逞其貪貪相
承習爲故民無所歸咎而以泉當之怨而激者之云也刺史
此行非惟嶠外之民始獲沾天子之惠而泉亦得以雪其冤
夫民天民也泉天物也一刺史得其人而民與物皆受其賜
嗚呼偉哉以時尚氣節敢直言見貪夫疾之如讐故凡有祿
位者多不與相得予甚敬其有祖風也是爲記

遊雲門記

語東南山水之美者莫不曰會稽豈其他無山水哉多於山則深沈杳絕使人惜悽而寂寥多於水則曠漾浩汗使人望洋而靡漫獨會稽爲得其中雖有層巒複岡而無梯磴攀陟之勞大湖長谿而無激衝漂覆之虞於是適意遊賞者莫不樂往而忘疲焉曩余行江浙聞會稽有雲門若耶之勝思一遊不可得甲午之歲始至越以事弗克遊明年春天台朱伯言自浙西來乃與東平李子庚會稽富好禮開元寺僧玄中偕往遊則知所謂雲門若耶果不謬於所聞於是慨然有畱連徘徊之意而人事不偶不能如其願遂白廣孝寺度嶺

至法華山而歸至于普濟明覺諸寺名山古跡多不得一寓目而余之興終未已也其年六月乃復與靈峰奎上人往頗得觀所未歷而向時同遊之人俱不在焉予每怪古人於歡會之際輒興悲感於此觀之良非過矣昔唐柳先生謫居嶺外日與賓客爲山水之遊凡其所至一丘一壑莫不有記夫嶺外黃茅苦竹之地有一可取猶必表而出之而況於雲門若耶以山水名於天下者哉惜余之荒陋不足以發揚之也雖然嶺外之地各擅一奇而不能皆譬之於人取其長不求其全故陳文子取其清令尹子文取其忠臧武仲取其智尾生取其信務光下隨取其廉孟賁夏育取其力慶忌專諸北

宮黝之徒取其勇如斯而已矣若夫雲門若耶則又不可以
與此同條而共貫也故但記其足之所至目之所及聊以志
歲月云若其昔游之地則伯言已記之不重述也

出越城至平水記

丹出越城東南入鏡湖四里許爲賀監宅宅今爲景福寺又
東南行二里許爲夏后陵陵旁爲南鎮祠又東可二里入樵
風徑東漢鄭巨君采薪之所也徑上有石帆山狀如張帆又
折而西南行二里爲陽明洞天其中有峰狀如傘名曰石傘
峰其東爲石旗秦皇酒甕在焉又南入若耶之溪循宛委
正筍沂流三里至昌源有故宋廢陵蓋理宗上皇之所葬也